

世界电影小说集



冯 由 礼 编
本集责任编辑：唐 齐

世界电影小说集 9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8% 插页：4 字数：170,000

1984年10月第1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56

定价：0.88 元



《个人问题访问记》

《奇怪的女人》



《城与年》



《五个夜晚》

《飞越疯人院》



《唐人街》



目 次

个人问题访问记	项斯文 (1)
五个夜晚	李钧学 (20)
奇怪的女人	许玉瑗 (39)
忍 川	张 弛 (58)
多米诺原则	蔡女良 (73)
洛德·拜伦·琼斯的解脱	方 夕 (92)
审 讯	于培才 (108)
爵士歌手	郑黎明 (129)
城与年	李钧学 (145)
脱离苦海	白凤森 (177)
飞越疯人院	邱 庭 (191)
豺狼的日子	呼 冉 (217)
劫 持	刘树生 (234)
唐人街	马修雯 (254)

个人问题访问记

(Несколько интервью
по личным вопросам)

苏联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出品 (1980年)

编 剧：扎·阿尔谢尼什维利、艾·阿赫弗什季阿尼、
拉·戈格别利杰

导 演：拉·戈格别利杰

摄 影：尼·艾尔柯玛依什维利

主要演员：索·齐阿乌列里 (饰 索菲科)

“您结婚了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有孩子吗?”

“有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”

“您很幸福……喜欢自己的工作吗?”

“很喜欢。”

两位妇女在谈话。一位是满头银发的图书馆管理员，用手抚摸着——排排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的书脊。另一位比她年

轻，但眼角已带着几条依稀可辨的皱纹；她虽然不很漂亮，但纤细、优雅，眼光坦率、真诚、善良，第一眼见到她，就会使你信任她、喜欢她。她叫索菲科，是第比利斯一家报纸的信访记者。而现在却象小学生一样回答着图书管理员提出的问题。老图书管理员慈祥地、略带忧郁地微笑着。

人们通常把家庭的幸福理解为称心的婚配和可爱的孩子。然而今天妇女获得了学习和工作的权利，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变了。这种传统观念还适用吗？社会学家正在思考这个问题，索菲科也在探索它的答案。当今妇女的命运是索菲科最关心的课题。她从接触到的妇女的各自不同的经历和家庭生活中，从自身的生活中寻找幸福的真谛。

索菲科的丈夫阿尔奇尔，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。他年过中年，头发已经开始花白，但留着漂亮的小胡子，依然神采奕奕。阿尔奇尔很风趣，有才能，也有学问。但他并不想在事业中争取更高的成就，只希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他和索菲科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，儿子桑德罗和女儿埃加。索菲科的母亲也和他们住在一起。看起来，这是一个安谧、舒适、和睦、美满的家庭。

清晨，索菲科第一个起床，利索地尽着家庭主妇的职责。她忙着准备早餐，唤醒孩子们起床，照料丈夫和母亲。孩子们一醒来，就象小鸟一样叽叽喳喳，一天的生活就在孩子们的笑声开始。

早饭很快就准备好了。阿尔奇尔坐在厨房里，一面喝茶一面对索菲科说：

“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想我们现在就去买一辆汽车吧……”

我们可以坐汽车到森林里去，到海滨去……”

孩子们跑进厨房，听到爸爸说要买汽车，高兴得连蹦带跳：

“我们买汽车啦，我们买汽车啦！”

桑德罗骑在椅子上，抓住椅背当方向盘。埃加坐在他身后：“我们坐汽车走罗，汽车开了！”



索菲科和两个孩子

孩子们的喜悦感染了阿尔奇尔和索菲科。阿尔奇尔满脸笑容地看着孩子们，索菲科跑来和孩子们坐在一起：“我们到

古塔乌塔去!”

“汽车”开了! 一片欢乐气氛, 连狗也叫着, 跳过来凑热闹。他们仿佛真地踏上去古塔乌塔旅程。

忽然索菲科想起了什么, 一下子从“汽车”上跳下来。

“而最主要的是,”她说,“我们还缺三千卢布哪! ……孩子们, 几点钟了?”

“哎呀, 要迟到了!”

“汽车”一下子从幻想世界驶回现实生活中。

阿尔奇尔立刻泄了气, 斜眼瞅了瞅索菲科, 喝光了杯中的茶……

作为一个信访记者, 索菲科每天要接触许多人。她与来访者倾心相诉, 共享喜悦, 分担哀愁, 为他们的权利大声疾呼, 四处奔走。索菲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, 把工作看得重于个人的幸福, 因而, 她全身心地工作着。连儿子都会模仿她的腔调说:“生活中重要的不是个人幸福, 而是要尽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。”

社会是复杂的。妇女们带着各自不同的幸福观出现在索菲科面前, 有的心满意足, 有的愤世嫉俗, 有的操劳终日但无怨言, 有的在孤独中失去安慰和希望……

这天, 一个矮矮的老妇人怯生生地走进索菲科的办公室。她低着头, 犹豫不决地向桌子挪近几步。

“我本不敢上这儿来,”老妇人轻声地开口说,“如果不是看到报上您写的文章的话。……我想到养老院去。”

索菲科惊愕地看着老妇人, 问道:“您独自一人生活?”

“不。不过，天一亮，大家都走了，我就象聋哑人一样与世隔绝。他们回到家里，谁也不理我，在自己的屋里有说有笑，生怕我听见似的。……我真想到养老院去，那儿总还有人跟我说说话吧。”

“您家里人同意吗？”

“不，他们说，我在给他们丢脸。”老妇人低下头，半晌没开口。突然，她憋足劲大声地说：“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！”

索菲科很同情这位老人的处境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她问，是不是需要找她的家里人谈谈，可是，老人苦笑着拒绝了：“不用了，孩子，总有一天，这一切会结束的。”她站起身来，垂着头，蹒跚地走出房间。

食品店里熙熙攘攘，到处都排着长队。索菲科看到一个枯瘦如柴的女人，在几条长龙间来回奔忙。她刚在买鸡的行列中占了一个位置，又急忙跑到买鸡蛋的队伍中占另一个位置，还惦记着买奶酪、买鹅。她精力充沛，挤来挤去，大声与别人争吵，最后，她的几个大提包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品。索菲科与瘦女人一起走出商店。瘦女人吃力地提着沉甸甸的提包。索菲科同情地看着她，出于职业的本能，好奇地问：

“您一个人拿这么重的东西，难道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吗？”

“就因为有人，我才拿哩！”瘦女人自豪地拉大了嗓门：“我家有整整一班人马：丈夫，四个孩子，两个女婿，五个孙子，我们家可热闹啦！”

“您能忙得过来吗？”

“忙得过来！”瘦女人幸福地微笑着，“我那去世的奶奶总对我说，‘大家大业福气多’。我一辈子就是照顾孩子和丈夫，

连休息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
说话间，她看见马路对面的小货摊前又排上了队，就没心思唠叨了，不顾路上车水马龙，径直穿过马路。

索菲科微笑地望着这位辛劳而又幸运的妇女远去。

她来到了一个欢乐的家庭。主人给她介绍：

“也许您不会相信，但是，我们家里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。歌声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歌唱……孩子们几乎在摇篮里就开始歌唱。”

屋内唱起一首古老的民歌，一家人：母亲、父亲和四个孩子和谐而认真地合唱着。

“现在谈谈我自己。”一个青年女工正在对索菲科讲着自己的经历和家庭，一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。“我从农村出来已经十五年了，一直在工厂里工作。现在，我已经能管理十五台机器了。”

“我的家呀——谁都会羡慕的！一套三间的住房，我的丈夫是个钳工，我们有三孩子。我们家什么都有了：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缝纫机。……国家帮着我们教养孩子。他们刚满六个月就开始进托儿所，然后又上幼儿园……”女工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。

索菲科问道：“你们怎么消磨业余时间？”

“消磨什么时间呀，我一直干活，在厂里干活，回家也干活，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
“您有什么幻想吗？”

“临睡前，我总在考虑第二天早晨给家里人做什么吃。您

问我有什么幻想，我常常想，如果工厂就在我们村里，我们就在那里干活……”

女工温柔地微笑了，沉入幻想。她没有更高的奢望，她真诚地相信，今天就是幸福。她也确实是幸福的。

一个年轻的卷发妇人盘膝而坐，对索菲科讲着她信奉的哲理：

“我没有丈夫，以前也没有。我从来没想要找个丈夫。不过我很想要孩子，现在我就有了孩子。……我对所谓‘正常的’家庭有自己的看法。在那种家庭里，可怜的女人从早忙到晚，替丈夫又洗又缝，做饭，替他熨衣服，还要为他养儿育女，真是心劳力尽。而丈夫什么也不管，象只公鸡似地逛来逛去……我可不能老是照顾男人，尽想着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我根本不需要家庭。”那女人满不在乎地说。“凡是能不要男人的地方，就让他们远远地呆着，可别靠近。”

女人傲然抬起头来，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。

还有一次，索菲科访问一个被遗弃了的女人。

“我的心都碎了。”那个女人衣衫破旧，目光中流露出痛苦和绝望。“他把我们扔了，一走了事，无影无踪，也不想孩子……我伺候他，照顾他，可是他说走就走，一走了之！这个恶棍！我要让他跟我一样受苦，我要揭他的老底！”女人怒气冲冲。

索菲科安慰她，愿意帮助她找到男人，让他分担养育子女的责任。

她问起他的姓名。那女人的态度突然变了，惊恐代替了

满腔的愤怒。

“不，不！我的丈夫是村里最好的小伙子！请把你的小本本收起来吧，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说的……”女人的眼里涌出泪水。爱和恨交织在心头，就象雷鸣电闪一样。她身不由主地被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支配着。

女人的复杂感情强烈地振动了索菲科的心弦。她蓦地转过身去，僵立不动。

一个妇女半开着门，警惕地、病态地打量着站在门口的索菲科。她给报社写过信，可是，此刻她对专程来访的索菲科，毫无信任之感。

“我什么也不需要，什么也不需要！”她的眼睛显得失去理智，她勉强克制住自己的仇恨情绪，歇斯底里地大声嚷嚷：“让我安静些，让我安静些！”她把破旧的橡木大门砰地一关，自己又处在孤独的空间。

索菲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倾听着妇女们发自内心的呼唤。这是她的工作，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她与她们素昧平生，但却休戚相关，心息相通。索菲科倾听着，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，时而洒下同情的泪花。

阿尔奇尔不能理解妻子对事业的忠诚和对工作的热忱，更不能理解妻子把工作看得比家庭更重要。他认为索菲科忘我的工作，影响了家庭的幸福和安宁。

有一次，阿尔奇尔与索菲科约好，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。可是，索菲科一直没回来。阿尔奇尔很不痛快，怏怏不乐地独自去参加宴会。

这一次，索菲科是为了一封来信，而去访问远郊的一所学校。学校离城很远，索菲科坐了三小时汽车，又走了很长一段小路才到达学校。

校长是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。他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索菲科和她的摄影助手。他怀疑这个外表十分孱弱的妇女能有什么作为。不过，他还是彬彬有礼地接待了客人，把她们领到学校的操场上。

操场不算大，可是，中间竟架着一道铁丝网，铁丝网的另一边堆满了砂石砖瓦，准备大兴土木的样子。

“你们看吧，”校长激动地开了口。“现在还能有这样不公平的事吗？为了给儿子盖房，把我们的整个操场都占了。我们多次据理力争，却毫无结果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一辆卡车驶进那半边操场，又卸下一车石子。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个健壮的男子，他就是强占学校操场的人。他象主人一样打量着自己的“领地”，又用专横的目光盯着校长和他的两个客人。

索菲科看了，很气愤，决心把这件事管下去。

离开学校后，索菲科来到汽车站等候回城的汽车。一辆漂亮的日古利牌汽车驶到她的身边，那个霸占学校操场的男人从车里探出头来，讨好地说：

“我开车送你们进城去吧！”

“不用麻烦了，我们坐公共汽车也能回去。”索菲科冷冷地回答。

那个男人从汽车里钻出来，搭讪地说：“让我们谈谈吧，我想总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。”

索菲科对这个厚颜无耻的人不屑一顾。她的助手——摄

影记者冷不防举起照相机，咔嚓一下，摄下了这个男人的谄媚相。那个男人猛地一惊，狼狈地钻进汽车，溜走了。索菲科差点笑出声来。

索菲科在汽车上颠簸着，不凑巧，半路上汽车坏了，不得不在野外又等了整整一个小时。索菲科回到家里，已经很晚了。阿尔奇尔刚刚赴宴归来，仍在为索菲科失约而生气。他赌气地脱衣铺床，索菲科问他什么，也不搭腔。

没过两天，编辑部的领导把索菲科找去，告诉她，编辑部准备把她提升为责任秘书。起先，索菲科不明白，这突如其来的提升是怎么回事。负责人小心翼翼地解释说：

“你毕竟是个母亲，以后不要到城外去跑了，当责任秘书后，还能增加三十卢布工资。”

索菲科脸色阴沉地听着，半晌才开口：“我不明白……您是不是认为我写得不好？”

“您说些什么呀，”负责人急忙解释：“您在信访部干得很好嘛！不过总得照顾孩子，再说，阿尔奇尔也够可怜的了。”

一听到阿尔奇尔，索菲科愣了一下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，这次谈话与阿尔奇尔有关。

回到家里，索菲科闷闷不乐地准备着午餐。阿尔奇尔在一旁悄悄地注视着她。

“我看，你准是拒绝调动工作了。”他终于忍不住先开口了。

索菲科摆弄着饭锅，没有搭理他。

“但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些。”

“让我明白什么？”

“就是说，我可不能这样过日子。”阿尔奇尔把手覆在妻子